

中華文化與藝文教育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前不久，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，旨在透過展覽、活動以及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等，幫助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群體，領略中華文化的美好和趣味。近來有幸與弘揚辦伍志和總監及其同事會面，談及如何在香港推廣並普及中華文化，其中提到在香港推展此類節目及活動，尤其可關注在地性，即如何將香港元素、香港特色貫穿其中，令中華文化在港澳及海外的傳揚更具成效、更有深遠影響。

有些本地公司正在面向學校和社區推動「中華文化有意思」融合出版項目，頗值得關注。相較於傳統的、說教的甚至機械式的推廣介紹，此項目的重點落在「有意思」上，即主創團隊格外關注如何借由嶄新的科技手段，幫助中小學生增加對於中華文化的好奇與興趣。AR、VR技術運用在出版、教育和文化之中，將原本冗長甚至是枯燥的內容以立體、生動的方式展示出來，既避免了單向的灌輸、提升雙向溝通的成效，也可幫助出版傳媒從業

者，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，找到轉型與突破的新徑。

乍聽起來，「中華文化」不論在時間抑或空間向度上來講，都是一個太過廣博、龐大的項目。事無巨細的講述，理應交由深究學術之人從事，而藝文教育普及從業者或更傾向於以點帶面、以小見大的呈現方式。例如，以一堂手工造紙或設計紙鸞的課程，帶出中國非遺的歷史及其對於世界的影響；又或者，將《清明上河圖》等名畫製作網上高清版本，再配有解說，足以幫助部分對中國歷史與藝術有興趣的讀者自行了解。

其實，特區政府、業界乃至社團等，在過去二十多年持續不斷地推廣中華文化，希望優秀傳統文化在此地得到保護與傳揚。但過去的工作模式略顯散點式，缺乏聚焦。現在，既然有特區政府「文化藝術盛事基金」以及坊間非政府機構的相關支持及贊助，我們不妨思考如何善用「盛事基金」籌辦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主題的、堪比文化盛事的大型活動，例如邀請著名作家、藝術家等來港講座，舉辦非遺市集、戶外音樂節等，細心醞釀展覽及活動內容，用貼地的、吸引眼球的宣傳策略，達至提升本地藝術家創作發展的效果。

重拾舊日的書香



人生在線 管淑平

那日，我獨自整理房間時，無意間從放在床下的紙箱子裏翻出幾本舊書，書的封面有着微微褶皺，一眼掃過去，透着一種帶着灰塵的泛黃素舊的氣息。我不知道它們在這紙箱子裏沉睡了多久，但我能明顯感覺到時間在它們身上留下的痕跡。

於是，我輕輕地從箱子裏拿起一本，然後坐在窗邊。隨手翻開書頁，陽光打在那微黃、焦枯的紙張上，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的光影。輕手撫摸，溫暖而不炙熱。那一刻，我被眼前的書香與陽光交織的畫面震撼了，這種老舊的畫面，像是故友的重逢。

翻開書頁，我彷彿穿越時空，置身於另一個世界。那是一本沈從文先生的散文集，略略記得還是在我剛念書的時候母親買來的。沈先生筆下寧靜的邊城，溪水潺潺，綠樹成蔭，少女們在水邊嬉戲，笑聲清脆悅耳。紙箱子裏還有一本錢鍾書先生的《圍城》，我又重新翻讀了一遍，那裏面充滿了生活的瑣碎與無奈，但也有着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和追求。書香與陽光暈染，我彷彿也在此刻成為了書中的一員，與書中人物共同經歷着那些喜怒哀樂。

在這堆舊書中，我發現了一本用舊報紙當作書皮包裹着的小學課本。報紙已經明顯憔悴，但課本的封面卻保存完好，翻開課本，映入眼簾的是我用鉛筆寫下的歪歪扭扭的名字。我隨意翻動，一張卡片從書頁間滑落。卡片正面畫着一幅畫，雖然略顯稚嫩，但依稀可以看出是兩隻飛翔的小鳥。卡片背面寫着「鳥鳴澗」三個字，這勾起了我的回憶。

我想起了讀小學時，新課本剛發下來，我們總是迫不及待地翻開閱讀。每一篇文章都像一扇窗，閱讀它，便能看到不同的風景。那時候，我們總喜歡聚在一起討論自己喜歡的文章，這張卡片便是我們那時製作的「你最愛的文章排行榜」，我那時愛讀古詩，就收藏了王維的這篇《鳥鳴澗》。看着卡片上的名字和對

應的文章，我心中湧起一股暖流。那些曾經陪伴我們度過青澀歲月的課文與卡片，如今依然歷歷在目。我們那時還會在課間彼此交換着這些小卡片來看，然後就不聲不響地了解了彼此的喜好。

當我沉浸在回憶中，不知不覺間意氣襲來。我趴在書上，做了一個溫暖的夢。在夢中，我回到了童年時光，奶奶帶着我去遠離鄉村的縣城書店去挑選故事書；我翻開了藏在床頭櫃裏的母親買來的古詩詞書籍，跟隨着詩人們的步履，了解了他們筆下的山水人文氣息；在我包裹着的新書本裏，藏着的是期待着新學期的到來；還有那個在草席上讀書的午後，陽光斑駁地灑在我身上，我沉浸在書的世界裏無法自拔。

突然，一陣輕微的晃動將我從夢中喚醒。我抬頭一看，一個小孩正站在我面前，好奇地盯着我。我似乎在哪裏見過他，迷迷糊糊中想起母親剛才在客廳與人交談，想必是這孩子被帶到了我的房間的。我望着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但當我看到書架上整齊擺放的書籍時，我靈機一動，拿起一本書詢問他是否願意一起看。他點點頭，眼中閃爍着興奮的光芒。

我們坐在一起，陽光透過窗戶，靜靜地灑在他的臉上，他全神貫注地閱讀着書本。我悄悄觀察他，只覺得他的眼神如此清澈，充滿了對世界的好奇和對知識的渴望。我們一起沉浸在書的世界裏，忘卻了時間的流逝。

太陽漸漸西下，而我們兩人卻在這個下午讀完了紙箱子裏的書籍。他笑着對我說：「大哥哥，我在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呢！」我一臉驚訝地看着他，剛要張開嘴說些什麼，只聽見窗外傳來了一聲呼喚，我側着耳朵聽去，可聲音卻越來越遠，回頭看，陪在身邊的孩子也不見了……

「咚咚——咚咚——」外頭一陣敲門聲，我恍恍惚惚地睜開眼，腦袋正緩緩地從書桌邊移開，只覺得一身沉重。推開門，母親在門外催促我收拾房間，我抬頭望去，只見太陽依然掛在南方的天空。一下子，似乎疑惑了，剛剛是否有人來過，還是我讀着書從睡夢裏回到了小時候呢？我說不上來，於是，暫時放下手中的書，開始仔仔細細地整理房間。



「群星璀璨時」



市井萬象

六月五日，由遼寧省博物館與英國利物浦國家博物館聯合主辦的「群星璀璨時——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」特展在位於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正式啟幕，展覽展示了十九世紀英國美術的輝煌時代，邀請觀眾共同領略英國藝術的精髓與歷史底蘊。

中新社

抹不去的罪證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一九四七年，印度獨立前夕，德里殖民辦公室的後院傳出熊熊火光，成捆的文件被扔進火堆，濃煙籠罩了這座城市好幾天，一場人類歷史上的罪惡之舉拉開了序幕。

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，伴隨着全球獨立運動的風起雲湧，這把罪惡之火幾乎燃遍了亞洲、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區的英國殖民地，其目的只有一個——在英國撤退前銷毀殖民罪證。這些見不得人的舉動，卻被倫敦當局冠以中性的稱呼「遺產行動」(Operation Legacy)，而整個行動一直以秘密的方式進行，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接近尾聲。長期以來，該行動始終遮蓋着神秘面紗，在二〇〇九年，多名肯尼亞人起訴英國政府，指控英國殖民當局在當地犯下累累暴行後，事情終於得以曝光。

在案件審理過程中，幾名原告控訴英國殖民者不僅霸佔當地人的土地，還對他們實施了酷刑等折磨，有男子甚至慘遭閹割。然而，英國政府卻對這些指控閃爍其詞，聲稱查不到相關歷史文件，但迫於外部的壓力，最後不得不承認殖民統治時期暴行的證據是確切存在的，只不過大部分文件消失了，因為被英國政府刻意銷毀了。

英國歷史學家娜塔莎·蒂德在《人類不會停止說謊》一書中，描述了當初英國如何掩蓋殖民罪行。當時在殖民地獨立後，從理論上來說，英國人會將所有文件移交給接任的當地政權，可顯然他們很不情願，因為要做到這一點，就意味着向新獨立的國家交出殖民統治期間英政府犯下的一樁樁、一件件惡行的證據。於是他們開始進行剝離所謂「難堪」紀錄，並將文件偷運回英國。問題是，運回如此大量的文件耗時耗力，而且大多數殖民地政府缺乏專門的人員來秘密行事。於是，他們很快轉而採取了替代方案——能運走就運走，運不走則就地銷毀，借用一位殖民官員的話說：「化為灰燼便不會遺漏」。

根據二〇一三年英國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文件顯示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擔任殖民大臣的伊恩·麥克勞德，就銷毀文件的

方法下達了詳細的官方指令，以便盡可能消除殖民證據：當文件被焚燒時，「廢物應化為灰燼，並將灰燼分解」；如果文件數量太多焚燒不過來時，可選擇投入大海，而任何傾倒在海上的廢物，都必須「裝在加重的板條箱中，並傾倒在非常深且無水流的海中，而且要與海岸保持最大實際距離」。隨着每個殖民地的移交，「遺產行動」如火如荼地展開，在全球各地的英國殖民政府後院都燃起了火光。

例如一九五六年，英國殖民當局準備從馬來亞撤離時，進行的銷毀工作比在印度德里要更有秩序，銷毀的文件包括對起義組織的鎮壓暴行、華人社區的大規模驅逐和逮捕行動、巴唐卡利村殺光燒光行動等事件相關紀錄。而其他殖民辦公室則提前幾個月便開始燒毀文件，以防煙霧和灰燼揮之不去，比如在亞丁僅焚燒工作就持續了一年。各地殖民辦公室還可以單方面決定什麼「重要到需載入史冊」（也就是偷運回倫敦），其他的都可付之一炬，甚至還動用了英國海軍在新加坡的焚化爐，以避免引起懷疑。一九六一年底，特立尼達殖民當局擔心焚燒的動作太大，選擇了把成箱打包的文件扔進海裏，為掩人耳目，此項工作都在晚上進行。

與許多殖民地一樣，英國殖民當局只信任歐洲血統的英國軍官。比如烏干達殖民辦公室只有一小部分是歐洲白人，所以如果想要檢查完所有文件，無論如何都需要幾名非洲同事加入，但卻遭到英國安全部門軍情五處的堅決反對，最終動了英軍來協助。內部備忘錄還顯示，一名非

洲同事為某個負責遴選文件的英國官員泡了一杯茶送來後，該官員大驚失色，以擅闖禁地為由處分了對方。在具體操作上，通常由兩名高級行政人員和一名警察特別部門官員組成三人委員會，決定哪些東西將被銷毀，哪些東西將被偷運回倫敦。那些數量龐大的文件被標註成「安全」和「危險」兩類，如果一份文件有一絲絲危險的味道，那麼一把火點燃是最安全的。

並非所有敏感文件都被銷毀，仍有相當數量被偷運回倫敦。殖民官員被告知，通過海路送回英國的成箱文件只能委託給「英國船上的英國船長保管」。那些被送回倫敦的文件存放在白金漢郡漢斯洛普公園的鐵絲網後面，那是倫敦北部的一個政府通信研究中心，與軍情六處和軍情五處共同運營。據估計，這些文件約有一百二十萬份之多，佔據的書架連起來長達一英里，其中最早的可溯及一八三五年。據「遺產行動」的多份內部備忘錄顯示，由於銷毀行動是秘密進行，意味着世人永遠不會明確知道究竟損失了多少歷史文件。

據已知情況，共有四十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英國去殖民化進程期間，見證了重要文件被殖民當局大規模銷毀。英國新聞記者伊恩·科貝恩在《歷史竊賊》一書中曾說，英國實施「遺產行動」，是為了讓人們對殖民的記憶帶有「喜愛和敬意」。但實際恰好相反，當英國的謊言被揭穿，世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，即使其可以銷毀殖民文件，卻永遠無法改變罪惡殖民史的事實。



英國殖民當局在印度犯下累累暴行。網絡圖片

端午至，糉子香



人與事 趙吉勝

端午節臨近，商場的貨架上已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糉子。有傳統的紅棗糉、豆沙糉，也有創新的紫薯糉、鮮肉糉，但無論是哪一種，都能讓人在一抹抹櫻葉的綠意，在一縷縷糯米的香甜裏，勾起心中深深的鄉愁與情懷。

小時候，我對端午節總是帶着一種特別的期待。那是一個充滿儀式感的日子，一大早，母親便會在廚房裏忙碌起來，準備包糉子的材料。糯米、紅棗、豆沙、鹹蛋黃等食材一一擺上桌，櫻葉也早已在熱水中浸泡得柔軟清香。每當這個時候，我總會圍在母親身邊，看她如何將一片片櫻葉摺成漏斗狀，填上糯米和餡料，然後熟練地將櫻葉包裹成一個個漂亮的四角形糉子，再用細繩一圈圈地捆紮結實。母親的手法嫺熟而優雅，彷彿這是一門藝術，而我則在一旁看得目不轉睛。

在外求學和工作後，端午節對我來說變得更加珍貴。每到這個時候，無論多忙，我都會盡量回家與家人團聚。那熟悉的櫻香，總能帶我回到那個無憂無慮的童年，回到母親身邊，感受那份最純粹的愛。

記得有一年，工作原因無法回家過節，母親特意託人給我捎來了她親手包的糉子。打開包裹的那一刻，我清然淚下。那些糉子裝在了一個特製的盒子裏，許是在路途中擠壓變形了，每一個糉子都用棉布精心地包裹着，又或許是怕因天氣熱而變質，糉子之間還夾着一些冰塊。我輕輕解開那層層的棉布，拿起一個糉子，剛剛剝開櫻葉，那熟悉的櫻香便撲鼻而來。這櫻香攜着母親的愛意，瞬間穿越了千山萬水，直達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。這個時候，還有什麼比吃上一口母親的糉子更能撫慰遊子的心靈了呢。

如今，母親已經不在了，她的身影只能存在於記憶中。然而，每當端午節臨近，我仍會懷着那份深深的懷念，親自包幾個糉子，彷彿通過這份傳統，能與母親在某個時

空中再次相遇。坐在廚房的餐桌旁，我一片片地摺着櫻葉，一如當年母親教我的那樣，將糯米和餡料小心翼翼地填入，再一層層包裹，用細繩捆紮。那種手工的溫度和情感的傳遞，似乎在這一刻達到了極致。

孩子們圍在我身邊，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包糉子，充滿了好奇和期待。我開始教他們如何包糉子，手把手地指導，彷彿在傳遞一種古老而珍貴的技藝，也是在傳遞一種對家的眷戀和對親情的珍視。看着他們笨拙但認真地學着，我彷彿看到了過去的自己，那份初心和童真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延續。糉子在鍋裏煮着，廚房裏瀰漫着濃濃的櫻香，整個家都被這種香氣包圍着。那香氣不僅僅來自食材，更是來自對過去的懷念，對親情的依戀。

端午節，不僅是為了紀念屈原，更是為了紀念那些我們心中最重要的人。每一年的櫻香，都在提醒我們珍惜眼前的時光，珍惜身邊的親人。母親雖然離開了，但她的愛依然在，這愛通過一片片櫻葉，一縷縷櫻香，永遠留在我的心中。